

◎ 在河之南，是华夏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这些带着原始密码的物质载体如同一处处耀眼的地标，为我们解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绵延不息的中原文化做了最好的注脚。

河南文化记忆

柯仁 ◎著

河南文化记忆

柯仁◎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文化记忆 / 柯仁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47-7813-1

I. ①河… II. ①柯… III. ①文化史—河南省—通俗读物 IV. ①K29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2952 号

河南文化记忆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杨天敬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锁锁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河南文化记忆

柯仁 著

大象出版社

历史的足印

(代序)

在河之南，是华夏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随意游走而非刻意寻觅，就能触摸到这棵大树最早的一圈年轮，就能捡拾到先民们栖息的这片土地上以百年、千年乃至万年为瞬间的历史人文的每一个精彩片段。自纵贯南北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到遍布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从历朝历代的故城都邑遗址，到各个不同时期的铸铜、冶铁、制陶以及石窟、石刻艺术的出现，中原大地幸存至今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已达3万多处，单是自1961年至2013年国务院相继公布的7批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就有358处列入其中；而自1986年中国申遗以来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1处文化遗产，河南又有安阳殷墟、洛阳龙门石窟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榜上有名。这些带着原始密码的物质载体如同一处处耀眼的地标，为我们解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绵延不息的中原文化做了最好的注脚。

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未凿的本真。遗憾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它的存在并不是那么珍惜。而那些被破坏的，又是不可再生的，也是无法复制的。在经历了无数次惨痛的教训和挫折之后，痛定思痛，我们愈加认识

到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和作用，愈加懂得割裂历史的联系是多么可怕，而保存历史的点滴记忆又显得那么珍贵、那么迫切。

毕竟，历史的记忆是不能随便被抹去的。无论悠悠岁月怎样把它往昔的繁华鼎盛消磨殆尽，抑或是乱世风雨早已将那前朝宫阙荡涤成一堆荒台废基，可我们总还是能在这如烟往事中找到无数英贤风云际会、众多俊杰薪火相传的文化履痕，说不定还能听到从这砖隙瓦缝中传出来的遥远年代一些鲜活的故事，即便是一片甲骨、一座墓葬、一处遗址，甚至是一处普普通通的院址村落，都能戏剧性地顺藤摸瓜联系到公元前前后某一年乃至新旧石器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种由钩沉稽往、惊鸿一瞥所带来的愉悦，绝对让人意犹未尽，兴趣盎然。

只是，当我们真正要去接近它、了解它，由此倾听、辨识、破译并确认那些由许多事实所引发出的分歧与杂乱，从而揭示出历史真正的内在意义和深远影响时，却又是那么容易。现实情况是：那一个又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却正被一次又一次的考古新发现无情地突破。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记忆探赜索隐的“魔力”。而就在前面，不知还有多少惊奇与遗憾正等着我们去重新审视，还有多少文化遗存模糊不清的“籍贯”、“履历”需要我们重新填写。这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真髓的洞见愈深，愈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时间，最终说明一切。

柯仁

2013年7月于郑州

目 录

- 001 郑州大河村遗址
——奇特的一把双连壶,记载了中原氏族社会的生活印迹
- 003 新郑裴李岗遗址
——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章节
- 006 舞阳贾湖遗址
——在这里找到了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和酿酒坊
- 009 洪洞仰韶村遗址
——中国近代考古史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出现
- 012 偃师二里头遗址
——这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历史记录的地方
- 014 郑州商城遗址
——这是一座比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城址
- 017 安阳殷墟遗址
——甲骨文的发现,展现出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 022 汤阴羑里城遗址
——解读一个“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 025 内黄三杨庄遗址
——中国的“庞贝”,一个沉睡了两千多年的汉代村庄
- 028 洛阳古城
——中国历史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
- 032 开封古城
——展示了千年以前全球最繁华的一座古城的盛衰
- 036 漯河许慎故里
——一部《说文解字》,让许慎有了“文宗字祖”之盛誉
- 039 安阳曹操高陵
——生前身后都成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话题
- 042 洛阳龙门石窟
——十余万尊造像显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 046 洛阳白马寺
——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 049 登封汉三阙
——今天所能看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地面建筑
- 052 灵宝函谷关
——几千年金戈铁马,成就了崤函古道险关的赫赫威名
- 055 巩义窑址
——盛行于唐代的三彩釉陶器的原产地
- 002 河南文化记忆

- 059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
——中国青瓷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 064 禹州神垕钧窑址
——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
- 067 郊县三苏园
——独具魅力的“三苏”人文标志
- 071 登封观星台
——用岁月的守望来记录人类的历史,发现并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 073 鹿邑太清宫
——老子故里的皇室家庙
- 076 南阳武侯祠
——诸葛亮“躬耕南阳”留在卧龙岗上的一处念想
- 079 登封少林寺
——千年古刹素有“禅宗祖庭,武林圣地”之誉
- 083 新郑轩辕庙
——黄帝故里寻根问祖的纪念地
- 086 卫辉比干庙
——天下林姓之根,比干后裔祭谒的圣地
- 089 登封中岳庙
——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

- 092 淮阳太昊陵庙
——以先天八卦之数理兴建,中国帝王陵庙之孤例
- 096 周口关帝庙
——精湛的石雕、木雕、砖雕凸显不凡的建筑艺术价值
- 099 汤阴岳飞庙
——存浩然正气,壮故乡山河
- 102 济源济渎庙
——几近消失却一直位列“四渎”,历代皇家执礼有恭
- 104 桐柏淮渎庙
——古庙残碑诉说着千里淮源的悠久历史
- 107 社旗山陕会馆
——一座获得“天下第一、中国会馆之最”美誉的古建筑
- 110 内乡县衙
——中国封建社会县级衙署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 114 武陟嘉应观
——黄河岸边建的一座“龙王庙”
- 117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
——打开中国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

郑州大河村遗址

——奇特的一把双连壶，记载了中原氏族社会的生活印迹

1964年秋，一位叫孙幸运的农民在郑州北郊大河村土岗地上培育薯苗时挖到一座砖墓，在里面发现了一面铜镜、一把锈蚀的箭镞和两个小罐。他把这些东西交给了郑州市博物馆。当博物馆派李昌韬等人来到现场调查时，竟又意外地发现地上裸露出的大片的“红烧土”和很多精美的碎陶片。此时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那面唐代铜镜转移到了这个“意外地发现”上。地面上的这些遗存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后来，正是靠着这些残破零碎的陶片的引领，李昌韬他们在这里找到了5000多年前大河村先民们居住过的一座部落遗址。

事实上，当地的村民早就看出这片土岗地有些蹊跷，老是觉得地里的石头瓦片捡不完拾不净似的。他们只知道铜的、铁的东西值钱，根本就没把这些石头瓦片放在眼里。如果不是纯朴善良的孙幸运把挖出来的东西交给了文物部门——为此得到一张奖状和6元钱奖励，并且把脚下土岗地上的蹊跷事告诉了能够读懂这些古老文明信息的专业人员，恐怕这片土岗地早就被平掉种了水稻，大河村遗址也就永远见不到了。

从1972年到1987年，李昌韬带着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队员在大河村这片面积达4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有7—12米厚的遗址进行了21次发掘，先后出土有土陶、石、骨、蚌等器物4000多件，其中比较多的是钵、碗、鼎、壶之类的生活用具。发掘表明：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包含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文化，前后延续3000多年的重要文化遗址。比较明显的是，大河村遗址较多地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主要特征，“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就像一部不缺页的历史书籍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了解到中原地区氏族社会发展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李昌韬说。

譬如鼎。这种器物在遗址中出土最多，或许5000多年前就成了大河村先民普遍使用的一种炊具。尽管它在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中已经出现，但那时的裴李岗先民

还没有把它当作生活用具的主流。鼎的作用后来复杂多了,到了夏代,它的大众炊具功能渐渐弱化,而是以鼎的大小多少,成为拥有者不同的等级地位和社会尊严的象征。

又譬如彩陶。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彩陶花纹多是几何纹、植物纹和鱼类动物纹,而大河村的彩陶花纹画的是灿烂的太阳纹、日晖纹,还有美丽的月亮纹、星座纹,最多的一个彩陶钵上画了12个太阳,十分耀眼——有人认为,这应该是一年中12个月份的象征。还有的陶片上画的像是一个三连星的星座——这又意味着,早在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们或许已经知道了一些天象知识,这应该是已知最早的原始天文资料,比商代甲骨文中的记载早了上千年。尤其是一件造型独特的彩陶双连壶,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左右两个壶体相连,中间有一菱形孔相通。最初并不清楚它的用途,后来从出土的一只只陶制酒杯推测,这件双连壶应该是个喝酒的酒具,但又不是普通的酒具,很可能是部落间结盟时双方的首领对饮时享用的一种很尊贵的礼器,是平等、友好和信任的象征。

再譬如房子。大河村人住的房子分为“木骨泥塑陶房”和“木骨泥墙”两种,建房先打地基,然后竖起木骨,用搓捻的芦苇草或是砍伐的树藤加以固定,再将木骨外垛起草拌的胶泥土,表面用细沙泥抹光滑,最后把墙内的木骨及易燃的草类烧掉,盖上房顶。这样一来,墙中间几乎成了空的,既保暖,又隔热,还防潮,而被火烧过的房子更加坚固耐用。这也是那些大量的红烧土的来历。其实这种建筑形式就是中国北方传统民居的雏形。

大河村遗址在国内外轰动一时。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育彬讲过一件事:1972年美国考古专家到大河村遗址参观访问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同行看到大河村遗址出土的文物时那种眼神,简直和大河村的老人小孩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蓝眼珠、高鼻梁时所表现出的惊诧一模一样。

大河村遗址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说:“对仰韶文化及大河村遗址的研究不断证实,黄帝时代不再是传说时代,而应是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新郑裴李岗遗址 ——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章节

裴李岗是新郑城西北一个村子的名字。1977年4月的一天，一位叫李铁旦的青年农民在村西头平整土地时挖出一块搓衣板模样的长石板。就是这个搓衣板模样的长石板，后来竟引出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李铁旦居住的这个村子，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在裴李岗出土的这块石板是原始社会晚期碾谷物的生产工具，应该叫作石磨盘。它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两头呈圆弧形，正面稍凹，背面有四个圆柱状的磨盘腿。与石磨盘配套使用的还有一根浑圆的石磨棒。其实石磨盘、石磨棒这些东西早在20世纪40年代时就被裴李岗的村民发现了。据调查，从1959年到1977年考古工作队进驻裴李岗村遗址发掘以前，在这里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有40多件。尤其是1965年，一次就出土了十几套石磨盘、石磨棒。只是村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何物，最后都搬到家里当了捶布石、洗衣板，或是垒院墙用了。当时文物部门对裴李岗的发现了解也不多，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些石磨盘可能是文物，但大部分石磨盘出土时很少留下能够确定其共存年代的土层或是陶器等，又不见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无法解释诸多的疑问和猜测。也正是从李铁旦挖到这块石磨盘并提供了发现有石磨盘墓葬的具体地点以后，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拉开了序幕，一段被重土掩埋的远古文明史渐渐露出了地面。

自1977年至197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开封地区文管会先后在裴李岗遗址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在这里找到上百座墓葬和陶窑、灰坑；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等磨制石器100多件，陶鼎、陶罐、陶壶、陶盆、陶碗等200多件，还有骨针、骨镞、骨锥以及少量的装饰品，其中一根长不足4厘米、直径不足2厘米、一端还有针鼻的骨针成为遗址中发现的最小的文物。

发掘结果证明：裴李岗遗址的文化遗存距今已有8000年，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空白,改写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历史。自此,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之前有了一个“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章节。2001年,裴李岗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裴李岗文化明显地反映出氏族社会早期的面貌。从出土的石质、骨质、陶质生产工具看,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为主,兼顾捕鱼狩猎和采集野果。裴李岗人在林草茂密、动植物繁盛的河旁阶地上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聚落,盖起了半地穴式的房屋,用磨制精细的舌形石铲垦田种粟,用齿刃石镰收割,用带足的石磨盘和滚圆的石磨棒来加工食物,用陶罐做炊,用陶钵盛饭,用陶纺轮捻线打绳,用骨针缝补衣服,用石球、石弹丸、骨镞渔猎,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时氏族公共墓地已经形成,常见的是头南脚北、单人仰身直肢安葬,随葬品多以石质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为主,其中石磨盘和石磨棒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也是出土最多的器物之一,往往在墓葬中成套发现。这种工具一直延续到仰韶文化时期才完全被更先进的春捣工具杵臼所取代。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器形状都比较简单,质地也显得差些,这主要是与当时烧制陶器掌握火候的技术普遍不高有关。陶色也只有红、灰两种,红陶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少纹饰。虽然看上去貌不惊人,但毕竟是八千年前的创造,毕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陶器。尤其是三足而非四足的造型,绝对是智慧的结晶,先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三足的稳定性。

与几百件石器、陶器相比,一块硬币大小的绿松石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传递过来的信息却很重要——这块绿松石出土时是在一具人骨的颈下挂着,说明墓主人在当时就已经懂得了装饰美;绿松石上有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圆孔,可以想见当年为钻这个小小的圆孔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同样有趣的是,墓主人随葬器物的摆放很有讲究。陶器多放在墓主人头部两侧,生产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等多放在墓主人腰部。看得出来,随葬器物的摆放有着一定的规律和严格的制度。而且墓主人的性别不同,随葬的器物也不一样。墓主人是女性的,随葬的大多为石磨盘、石磨棒和陶壶、陶罐等;墓主人是男性的,随葬的大多为石铲、石斧等。这可能是根据墓主人生前的不同分工来考虑的,或许还与中原地区的葬俗有些关系。

李铁旦挖出来的石板在新郑博物馆里陈列着。石板前有简介:石磨盘,裴李岗出

土,长70厘米,宽20厘米,高6厘米;石磨棒,长49厘米,直径6.5厘米,距今约8000年,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

而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最初发现,也永远地与这几位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夏鼐、苏秉琦、安志敏、陈旭、李友谋、崔耕、赵世纲、薛文灿……

舞阳贾湖遗址

——在这里找到了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和酿酒坊

贾湖是个小村子，属舞阳县北舞渡镇。村子三面临水，北面是沙河，河面宽阔，自西北向东南流去；西面是灰河，从叶公故里的叶县廉村乡流过来，流到北舞渡镇北边的冢张村时注入了沙河；南面是泥河，离贾湖村最近，源于叶县水寨乡，流过舞阳县境，最后也入了沙河。这个三面临水的村子以贾姓村民为主，再加上村子旁边有个小湖泊，由此得名贾湖。

就在村东头一片树林子里，1975年8月发大水时，村民们在这里挖土筑围护村，从地下刨出不少陶器、石器和人骨来。当时村民们只顾忙着救灾，谁也没太在意这些事儿。刨着刨着，便把这片树林子刨成了一个大坑。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村小学的贾建国老师带着学生到大坑里开荒种地，发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陶片和磨制的石器。贾老师是个懂点儿文物知识的文化人，他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交到了县文化馆，引起了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炽的重视。朱炽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进行了汇报，省里很快派赵世纲（后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来贾湖调查，确认这里是一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198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安志敏也来到了贾湖，对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性质作了进一步确认。只是因当时地下水位太高，试掘工作未能如期进行。

正式对贾湖遗址发掘是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的。

先行发掘的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天锁、陈嘉祥和郭民卿，他们在这里找到十几座墓葬和十几个灰坑，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之类的器物。接着是1984年10月，河南省文物局正式成立贾湖遗址发掘队。领队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张居中。从那一年起，一直到2001年，贾湖遗址前后进行了7次发掘，先后出土新石器时代房址53处、窖穴370个、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300多座，出土陶、石、骨器4000多件，基本廓清了贾湖遗址古村落的面貌和生活场景。

那时候居住条件还十分简陋，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或浅地穴式，面积一般都很小，大多为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材料有黏土、沙、干草和木材，墙体先是用木柱围成，然后用藤条和竹篾捆扎，最后用草拌泥里外填充，考古学上称之为“木骨泥墙”。屋子的顶部已经看不到了，但从墙体周围的柱洞和护围柱的结构来分析，可能是个圆锥形的窝棚式的屋顶。屋子里垫有黄土，而且是夯打过的，正中大都砌有一个灶膛，也有砌在门道旁边的，周围摆着盛水用的壶罐和烧饭用的陶鼎，这些陶器多为泥质和夹砂红陶，很容易破碎，可能是烧制火候低的原因。从遗址发现很多陶窑的情况看，这些陶器应该都是当地造的。

2004年12月7日，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一则电讯称：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共同出资研究的一项考古成果显示，在中国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遗留的残渣里发现一种极有可能是酒的发酵饮料。从残渣的化学成分来看，应该是稻米、米酒、葡萄酒、葡萄单宁酸以及草药的混合物，另外还可能含有山楂成分。负责这项研究的宾夕法尼亚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帕特里克·麦戈文和他领导的考古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贾湖遗址的陶器中装有一种由稻米、蜂蜜和水果做成的长时间酿造的饮料。”这项考古发现刊登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在此之前，啤酒和白酒的发源地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古代中东地区。贾湖遗址的发现让世人看到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中国人的老祖先酿造饮品的历史比中东人还要早。

当然，让贾湖遗址名扬中外的还有在这里发现的骨笛。

骨笛在贾湖遗址中先后出土有30多支，比较完整的有六支，有五孔的、六孔的、七孔的、八孔的。就在最后一次发掘中，贾湖遗址还出土了一支非常精美的两孔骨笛，可惜出土时已断为两截。这些骨笛都是用鹤类动物的尺骨制成的，其制作方法和过程与现在的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制作前都先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在穿孔处预先画上等分符号，然后再在符号上钻孔。

1987年11月，北京音乐研究所、武汉音乐学院的几位专家来到郑州，他们带着最先进的闪光频谱测音仪，对这批骨笛进行了系统的、权威性的鉴定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贾湖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至今仍能吹奏出动听的旋律。不过，贾湖骨笛让人兴奋的不仅仅是这些。在此之前，有人认为先秦以前的音律只有五声音阶，七声音阶是外来的。贾湖骨笛的发现，把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都给改写了。